

都市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小玉的电话

“嗨，宝贝儿，这么早啊？你干吗呢？”小玉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，一丝不挂。紧接着她看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钱。有那么五秒钟吧，她盯着我的眼睛，然后她嘴角上便挂了笑。我形容不上来那是一种什么笑容。“我不要！”“我不要，真的！”她再次说，“随便你怎么想，我就是不要，你欠我一人情。”说着她把钱折了一下，塞进我的裤子口袋里，紧接着她按住了我的手，说：“你太小看我了，如果我是为了挣钱，我会在你清醒的情况下跟你说清楚的，明白吗？”

出门之后，我在她家门口的楼梯阶上坐了一会儿。钱包里的钱一分不少，硬硬地还在。她让我下午3点半的时候过去接她，一起去接叶子。我想了很久，到底要不要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出现在小玉家的楼下，最后决定不去。

电话铃声一阵紧催着一阵。原来是张博让我去跟我那帮哥们玩梭哈。消磨一下时间也好，我不想夜里还想着那个小娘。那天晚上我输得一塌糊涂，除了输掉一万块现金，还欠了别人3000多块。我们几个约好了赢了的人第二天晚上请客去顺峰吃海鲜。

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小玉的电话。我是在铃响三遍以后才按下接听键的。我的耳朵刚刚挨着听筒，小玉的声音就灌了进来：“哎，我说李海涛，你啥意思啊，我们昨天等你半天也不来，打你电话你又关机，你也忒那个了……算了算了，不跟你计较，哎……”她话锋一转，声音顷刻间温柔下来，“那你今天来不来看我？有没有想我啊，宝贝儿？”

“我这两天挺忙的，再说吧。叶子没事儿了吧？”“没什么事儿了，她今天晚上就去上班了。这么关心她啊……”“也不是……不跟你说了，我接一电话……”下班以后，我先去银行取了一万块钱，然后去了顺峰海鲜。

一进门，看见了雪儿。听说叶子一会要过来，我去了洗手间。我在洗手间里把来之

前取的那一万块钱拿出来，然后约莫着从中间劈了一半儿，拿出来让雪儿交给叶子，然后走向哥们那桌。

手机响了，是叶子！我把车靠边儿，然后舒了一口气。我说：“喂？”对方没有声音。

我说：“喂？喂？”对方还是没有声音。我说：“喂？喂？”“喂什么喂？听见了。为什么不等我？为什么不亲自给我？为什么这钱有零有整的？为什么是5300，不是4000或者5000块？”“哦，没什么，公司有急事儿……那钱，我没来得及数。”“哼……”好像是叶子用鼻子轻笑了一声，“算了，李海涛，有些事……我想……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过两天去新加坡。”“哦？什么时候？”“本来前天就应该走的，不是忽然就住院了吗？我明天会打电话改票，应该就是这两天的事儿。”“什么时候回来呢？”“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半个月以后。”“那你走以前咱们一块儿吃个饭？”“嗯……”

电话那头叶子沉默了片刻，“李海涛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小玉没上班，在我家陪了我一宿，她一晚上说了很多次你的名字，她喜欢你，真的。我们这些女孩，喜欢一个人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。你……尽量别伤她，还有，我们的事儿我没告诉她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提。”

“可，叶子，有些事你应该明白呀！”“别说了，我不明白……”“那我告诉你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是……”“我不想听！”“你必须听！你不喜欢我也就罢了，何必把我往别人那儿推呢……”我激动起来。她把电话挂了。靠！难道这小娘生下来就是为了折磨我吗？我再打过去，她挂了，再打，又挂。我准备把车调头。

04



军民情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，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，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，这里是人间天堂，是灵魂的炼狱，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，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鲁万有打小就泡在苦水里

鲁万有就这样忘情地一会儿站站，一会儿坐坐，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。

“团长。”“团长。”“鲁团长，扎西德勒。”

一群人向常青谷急急匆匆走来。扎西贡布快步走在众人前面，老人从皮袍里掏出洁白的哈达，双手捧过头顶，躬身献给鲁万有。接着，老人伸开双臂，和鲁万有拥抱着在一起，不停地说：“想您呀，真想您呀！”

“啾、啾、啾、啾……”扎西贡布的雪鹰在上空盘旋着，鸣叫着，也像在说：真想您啊。

瞅了个人们看鹰的空子，郭双喜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鲁万有面前。“团长，俺还您20块钱。”

冷不丁听到这句话，鲁万有浓眉一挑，疑惑地问：“我啥时间借给你钱了？”

“您去年到俺家乡接兵时给俺爹的。”郭双喜说，“还有50斤小米钱。”

鲁万有哈哈笑起来。“你这小子。我说借给你爹钱了？小米是你们指导员背去的，你去找他还吧。”

见鲁万有推得一干二净，郭双喜急了，他抓住鲁万有的手，硬把钱往手里塞。鲁万有一甩胳膊，装着没好气地说：“郭双喜，咋啦！你当时又不在身边，光凭一封信就逮根茅草当成针（真），搞啥搞，哪有这种搞法。再说了，即便给了人家钱，哪儿还有收回的道理。给是给，借是借，你懂不懂！”

郭双喜没辙了。

像这样追着鲁万有还钱的战士，何止三五十人。自从1942年参军，在胶东半岛和日本军队打仗，看着被鬼子兵烧毁房屋，抢劫一空而绝望的乡亲，鲁万有心里流血，总想为他们做些什么，可他除了步枪、子弹和身上穿的衣服，再也拿不出什么了。有一年冬天，一个被日伪军抓进炮楼当伙夫的老乡逃了出来，身上只穿着单衣、短裤，在屋檐下冻得瑟瑟发

抖，鲁万有见状，立即脱下棉衣给老乡穿上。部队在村头宿营生火做饭，看见老乡的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们喝地瓜汤，他端起碗走过去就让孩子喝。老乡走过来看看可怜的孩子又看着鲁万有，嘴唇抖动着，半天说出一句，“八路军，穷人的军队啊。”

鲁万有打小就泡在苦水里。爷爷穷怕了。鲁家有了孙儿，便给他起了个“万有”的名字。部队整编后来到西北，万有有了津贴，他总用来接济那些贫穷的战士。万有又是富有的，他所在的三连，战斗中所向披靡，无坚不摧，一等功他就立了五次。进驻新疆后，从营长到团长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一下连队，总喜欢抽空和战士聊天，家里几口人啊，种了几亩地呀，收成怎么样，不知不觉就掌握了一个个战士家中的情况。连队干部汇报情况，他要求把困难战士家庭情况作为一项汇报内容，长此下去，基本上对困难战士的情况了如指掌。湖北宜昌一个叫黄大仓的战士家里发洪水冲毁了房屋、庄稼，他一次就寄去40块钱，弄得家里差点揭不开锅。团政委郑重地找他谈话，“关心战士是好事，也要量力而行吧，靠一个人是帮不过来的。”“对，对！”鲁万有马上顺竿爬。“我就想着咱们这些团、营级干部一人帮几个家庭困难的战士，咱俩想到一块儿了。”政委无可奈何地笑笑：“你这家伙，倒挺会钻空子。”转念一想，说：“这倒是个主意。你想啊，我们提出扎根边防，以卡为家，战士们有后顾之忧，能扎根吗？他们的家庭温暖了，心自然就暖了。”在老二团，团、营级干部帮助困难战士家庭的制度形成了。后来，渐渐出现了连级干部加入这个行列

的局面。

14

